



生於香港、長於夏威夷的 David 對中國文化興趣濃厚。 莫雪芝攝



黃大煒與李泉、吳建豪、POLO WL 皆為好友。

出道近30年，黃大煒（David）始終初心不改，堅持理念，不虛偽討好，只做唯一。音樂是他的一生，金曲眾多，人至高位，也只为更有力量將新作品推出去。他每完成一首作品便會離開它投入新創作，不停尋找講述故事的新方式，「什麼都不怕，最怕只是不斷重複自己。」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攝：莫雪芝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

繼2007年的《Passion》專輯後，睽違10年，黃大煒的音樂人生很真實。沒有唱片公司操作，因選擇獨立製作才能自由原創，好作品才是永遠的說服力。其實他每天都在創作，只是未到合適的時機發表，不願勉強，只为等到一個合適的時機或歌手演繹。他在Legacy的獨特新歌發表音樂會，以包票方式親自邀請所有音樂文藝時界的好友知音們來欣賞新歌《在此刻》和《我愛京劇》。

只做純粹音樂

去年3月，由黃大煒作曲，黃子佼作詞，和POLO WL等共同完成了好友陳小春專屬的《主題曲》。黃大煒音樂團隊負責音樂，陳小春團隊負責微電影和MV的拍攝，從策劃到完成，這首4分鐘的《主題曲》，總共花了3年的時間。陳小春全程參與製作，認真投入的過程讓所有參與的朋友十分感動，歌曲中除了有林曉峰為陳小春設計的自我介紹口白，也有寶貝兒子的童言童語，30分鐘的微電影中，有陳小春最愛的老婆應采兒和兒子真實生活互動，奔波工作卻陶醉其中，導演特殊手法的紀錄片風格，聽《主題曲》可以了解陳小春。

去年11月5日，黃大煒受邀作為林志炫台北小巨蛋演唱會的神秘嘉賓，11月30日在慈善公益演出中和胡德夫合唱《Waiting》，獻給全世界的原住民，和才女戴佩妮合唱從未現場演唱的《勸愛》，也請到伍佰的Keyboard「大貓」來現場還原多年前錄音室的鋼琴獨奏。今年1月，黃大煒剛參加完四川電視台《圍爐音樂會》的錄製，感慨頗深，他去年因為辛曉琪的邀請而作為特別來賓首次接觸節目，後接受邀請作為嘉賓攜李泉和沙寶亮兩位好友共同參加，「很開心和兩位好朋友做這樣一個純音樂的節目。製作團隊尊重音樂的精神，花費將近三個月，每晚討論開會到凌晨，只为呈現最完美的演出，讓觀眾看到真實的一面。他們注重每一個細節。這個拍攝製作的團隊優秀且思維開放，將嘉賓和音樂放在首位，大家可以一起設計節目、選擇歌曲。它們保留着更純粹的音樂精神。節目選擇在體育館錄製，無論燈光、音效都要求盡善盡美，就是場小型音樂會。我們喜歡接近觀眾，喜歡看着他們被我們的演出感動着，這是我們最大的滿足。」他說。

今年2月，黃大煒在台北和台中Legacy帶來一系列經典歌曲《Cocktail Party》、《寶貝別走》、《秋天1994》等，在他演唱經典歌曲《讓每一個人都心碎》、《你把我灌醉》後，邀請嘉賓吳建豪、李泉、POLO WL與所有樂手一同上台，合唱Stevie Wonder的《Superstition》。問他選擇在Legacy發表新歌的原因？原來因為Legacy在台北

寫歌向「大外公」致敬

對於黃大煒而言，音樂即生活，創作即所思，音樂就是他的一切，幾十年來從不追逐市場潮流，卻一路前進從不停歇，做自己喜歡的音樂並不斷突破。去年底，他發行新作內地劇《少帥》主題曲《在此刻》向「大外公」張學良致敬！他坦言當劇組找到他時，自己內心其實很忐忑，「20幾年前的事情已經不太記得，也從來沒有試過以張學良為主題寫一首歌，但一切的時機來得剛剛好。這可能是我寫過的講述感情最無奈的一首情歌，我很開心可以為這部劇寫歌，也希望它不只是一首電視劇的主題曲，而是成為具有時代代表性的歌曲。」他說。《在此刻》也是黃大煒和呂思清的首次合作，「我們在奧運的時候認識，他是最喜歡的小提琴家，他的精神就像個搖滾巨星，他也一直想做一些跨界的新音樂。我發現這首歌的solo可以抓到他的精神，便在北京邀請他錄製，電吉他和小提琴有着天然的聯繫，我們也在尋找未來繼續合作的機會。」

「我香港出生，夏威夷長大，回到亞洲的時候，沒有那麼了解中國歷史。我有很多歌是情歌，但一直在找一個方式講一些和歷史、和回到母國有關係的故事，難得有一個文化可以用故事放在新的現代音樂裡面，這首歌叫《秋天1944》，是講那個年代的故事，它花了10年，但最後也出現了。」黃大煒在《圍爐音樂會》中這樣說道，而這種堅持也貫穿於愈來愈多的歌曲中，有的「十年磨一劍」，如為陳小春寫的歌《主題曲》其實8年前便有雛形，也有的以搖滾曲風展現他對傳統文化的熱情，比如新歌《我愛京劇》。

談及《我愛京劇》的創作初衷，他說：「我有個美國華裔朋友在北京，有一天我們聊起自己作為在國外長大的小朋友，為什麼那麼喜歡傳統的東西？原因是當我們回到中國，接觸到原本不了解的東西，會感到更興奮並從中找到靈感，無論是《秋天1944》還是《甲午》都是這樣。我們兩人討論，中國音樂最搖滾的是什麼？當然是京劇。於是他就找了幾位北京知名京劇大師錄製了聲音片段，這帶給我很大啟發，我並不是想要直接將京劇片段加入音樂，而是想利用這首歌作為平台，希望大家不要遺忘京劇的精彩，我們的傳統文化中也有很棒的東西。」



David與POLO WL已成忘年交。 莫雪芝攝



POLO常在演出中演奏爵士風。

弟子，黃大煒的《甲午戰爭》限量黑膠碟片封面的字「黃大煒」及之後的《我愛京劇》、《炎黃子孫》等都是陸君歐先生90歲時的作品。陸君歐先生於2013年過世，而他於1950年離開南京到台灣，首次創辦啟聰學校，並擔任校長，1974年移民美國西雅圖，一生致力於書畫藝術，並將作品義賣所得捐贈予慈善機構，家族的宗旨和教育造就了獨特風格和多才多藝的POLO WL。而對於POLO，黃大煒回憶道：「簡單的交流後，我留下了自己的電話號碼，我不是第一次留電話給年輕音樂人，但他是幾日後第一個打給我的人，當時我便邀請他加入我正在做的工作，無論是電視、錄音還是演出，POLO都來和大家一起玩，慢慢就變成



當年未滿21歲的POLO WL隻身到台北做音樂。 莫雪芝攝

好朋友，也互相愈來愈了解。當他開始籌備自己的第一支單曲的時候，無論是樂手還是其他資源，全部由他自行規劃完成，包括創作方面，全心投入，放開手去嘗試，這才是真正的原創。」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攝：莫雪芝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

熱衷慈善 提携後輩

黃大煒近年多參與慈善活動，從中獲得正面能量，感觸良多，「我的整個人生都受到了影響，如果這些影響可以從音樂中展現，就太好了。如果音樂可以幫到慈善，是我們應該做的。」他和POLO WL常與身邊朋友做很多慈善公益活動，笑稱好像自己的一個開心「馬戲團」，大家齊心協力做一件事，很有意義。「和李泉在《圍爐音樂會》首次同台後，兩人台上的自由默契，便約定，只要有機會，一定要再合作，因為太開心了，對於李泉這位跨古典和流行音樂的鋼琴才子，我們非常欣賞珍惜。去年年

底我和POLO WL都發表了新單曲，並首次以獨立製作公司參加金曲獎項，非常充實開心！」他對提携後輩也是不遺餘力，為沈曉慧、李冠毅、POLO WL的新歌《M.A.D.（笑也）》擔綱製作。問起他時，他表示這方面POLO是最好的例子，「我認識POLO的時候他才20幾歲，我從來沒有去教他做什麼，而是先了解他，知道他在音樂上想要發展的方向，和他分享經驗。最重要的是他要



黃大煒在Legacy開唱邀請李泉做嘉賓。

清楚自己想做的是什麼，他要有自己的風格。」其實在音樂界他最怕「師徒」這樣的稱呼，也不會簽藝人，他認為創作還是靠天分和真誠，太注重師徒和契約關係反而造成音樂複製的現象，限制新人的發展。

POLO WL 年輕原創爵士魂

作為80後的年輕創作樂手，POLO WL卻常被稱為是擁有着老爵士音樂的靈魂，他最近常與黃大煒一起演出，俊朗形象也逐漸出現在人們視線中。由他擔綱作曲、製作的《M.A.D.（笑也）》曾登上KKBOX台語新歌排行榜第一名，如同台語的說法「瘋子」，代表他對於音樂的狂熱與執着。無論是在黃大煒的台灣Legacy演唱會和四川電視台的《圍爐音樂會》中，還是作為林志炫台北小巨蛋演唱會中的特別嘉賓，都能見到POLO WL或彈貝斯或吹色土風，露出腹肌搖滾唱喊的樣子。他熱愛這種純音樂卻多元化的參與，對Legacy更是印象深刻，他說：「兩場演唱會音樂內容種類豐富，將搖滾、爵士、流行、古典等元素集合，可以滿足所有聽眾的喜好，效果非常好。」

無需包裝 堅持原創

「其實我們做音樂的都是獨立的個體，堅持自己的想法最重要，這次發表的三首單曲都是我們自己的製作公司做的，有着絕對的自由度，用這樣的方式製作才能保留我們最原創的東西。」再看POLO WL的單曲《A Little Dose of You》，讓失去的珍貴年代，

重新賦予了新生命，用最真實誠摯的音樂，照亮內心深處的熱愛與希望……在黃大煒和Vicky眼中，他天性單純善良，熱愛音樂且執着，年紀輕輕便有創新突破的遠見，但思想觀念卻極其傳統保守。原來《M.A.D.（笑也）》的創作靈感來源於台北M.A.D. GALLERY（瘋狂藝廊）——一間知名的機械藝廊，「一走進這間藝廊，我就聽到各種機械的聲音，也感覺得到藝術家創作的用心和熱愛。我從中獲得靈感，創作了一段音樂，我和台北藝廊的創辦人沈曉慧交流，這首歌後來成為了藝廊的主題曲。」未來，包括POLO WL在內的黃大煒音樂團隊將與電影、專題電視影集、小說散文、歌舞劇等無限制地整合密集合作，包括台灣聽障畫家演員東明相的新電影《乘着風》、多名年輕偶像參與的專題電視影集《哭泣女孩》、黑色幽默懸疑風格的電影《摩耶晚宴——張大千與少帥的年夜飯》等都在籌備中。

到中國人的地方做音樂

POLO WL 1989年出生於美國華盛頓州西雅圖市，大學時主修「Marketing and Fi-

nance」。POLO是他的英文名，WL則代表Wang和Lau，即是他有兩個姓。原來他的親生父母親是香港人姓劉（Lau），他的姨丈則姓王（Wang）。原來小時候父母事業忙碌，照顧他的是外婆、阿姨和姨丈，後來阿姨因當時無法生育，又深愛POLO，而POLO的大哥罹患癌症多年，曾有命理師告訴媽媽，她只會有一個兒子，媽媽心想若將POLO過繼給妹妹，那麼也許長子Philip可以活下去。後來很不幸的，Philip抗癌長達十四年還是不敵病魔離世，全家族深陷巨慟傷心不已……自此POLO媽媽感悟到，很多事本就難預料，她希望自己的孩子未來最大的成就是「活得開心有意義」，所以POLO提出想到台灣嘗試音樂事業，兩對父母給予支持。不識中文的POLO於2010年隻身來台，第一句學會的中文是7-11便利店的「謝謝光臨，請慢走」還有「謝謝」，「我是中國人，我應該去中國人的地方開始做我想做的東西，我一個人來台灣，更能看清楚能不能僅靠自己走下去。」他說。緣分巧合下，POLO與黃大煒住在同一棟大樓，更在健身房偶然遇到，兩個陌生人的隨意交談開啟了另外一段故事，而POLO的外公陸君歐先生是知名聽障畫家，乃齊白石